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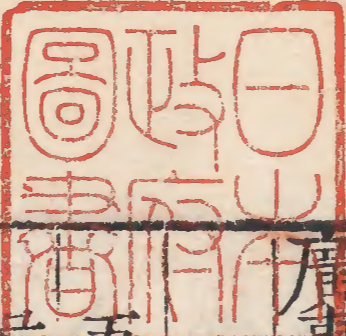
廣東通志卷第三十

政事志三

壇廟

淺草文庫

吾廣建藩領左自岳伯以及守令猶古諸侯也諸侯祭封內山川社稷皆不出境然猶尊禮先聖先師與凡施法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皆得因時舉祭而不敢慢焉或為之壇而不屋以受天陽或為之廟而不壇以兼人饗所以崇有本尊有德報有功以示民知敬禮也今之學校月用二仲丁祭以及先老禮樂固明備矣禮見樂其他祭祀惟遵制命故國之大事以正祀典為



先雖在一方而天下公論存焉外此則淫祀而已
矣淫祀者弗福

廣州府

社稷壇在府城西郭二里許壇制繚以周垣分設四
門北門之外為神厨神庫牲房之西為齋宿所南為

門其祭日
用戊

山川風雲雷雨壇在南城外清水濠街壇制繚以周
垣分設四門東門之外為厨庫為牲房西門之外為

齋宿所南為門其祭日

南海神廟在府東兩八十里創自隋時唐天寶間始

封廣利王宗康定二年加號洪聖皇祐二年以儂寇

西遁賴神功加號昭順治興七年復加威顯元至元

二十八年詔號廣利靈孚工國朝洪武三年六月

詔封南海之神賜春秋二祭六年復賜黃金香盒

重一十六兩以答神貺至今春秋祀之水東日記南

鼓二黃寇毀其一今存者一徑尺寸圍尺寸高尺寸

面圓不甚厚邊突起狀鱗跡者六邊地仍出口外寸

許以次層細如腰束然下復大與面等面與四圍皆

細波紋中心高起寸許圓圍寸徑寸分蓋控擊處也

或曰二廣銅鼓皆馬伏波時作南海天妃廟舊亦有

之廣西蠻夷土官最多若雲南貴州則武侯作今夷

會寶蓋之其廟制中為神宇東為厨庫牲房西為齋

宿房南為儀門少南立石華表為望沉之所韓愈記

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
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帝為祝融
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
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
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工儀而不用非致崇極
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
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
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
仍觀祭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且高且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
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願怖季故常以疾爲解而委
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
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很籍遙豆薦禱與
俯不中儀式吏滋不共神不顧享言風怪雨發作無
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一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
祭酒魯國孔公穀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致南
服公止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
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後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

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
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
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
數交謁吏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
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
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
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
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蜒馳來享飲食闔廟旋鱗
祥鸞送颿旗纛麾飛揚靄靄饒鼓朝轟高管敷噪
武夫奮棹上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祀之歲風災熄滅人散魚蟹五穀胥熟
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
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辭益
虔歲仍大和奎艾歌詠始公之使不以資交以名之稅罷
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名之稅罷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
州負連之緡錢十有八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
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加西商守長之
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

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伯吏情不躬正自今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天子惟慎厥使我在官神明人致嘉錫佑我家邦惟明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其依○楊萬里詩羅浮山如萬石鍾一股萬走如渴龍雷奔雷邁遮不住直抵海濱無去處貝閣靈樓吐絳霞舉頭仰戴祝融家珠宮玉室水精殿萬客來莫上浴日亭夜半日出君始驚青山缺處如王瑛潮頭飛來打雙關晴天無雲奔碎雪天下都無此奇絕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南來若不到東廟西京未覩建章宮海神喜我著綺語為我改容收霧雨乾坤軒豁未能許小試日光穿漏句○劉克莊詩一陣東風掃暄天容海色豁然開何須更網珊瑚樹一稜讀韓碑也合來○賜谷扶桑指顧問馮夷得信報平安為言博望乘槎至莫作師襄擊磬看

○前祭京師奉祝詞尊嚴不比百神祠臺家今歲籌邊急黃帕封香已過時○方信儒詩宮闕參差海上開吐吞波浪起風雷英靈萬古扶宗社奚醜區區何足摧○張翃詩江湖信有滄溟大天地長留此廟新

初代碑文韓愈古千年封號本朝真波羅影外迎皇仁

厲壇在府城北郭二里許壇制前為拜亭為碑亭碑載祭文左為宰牲所祭日春以清明秋以孟望冬以祭之外另舉一祭

城隍廟在府城東今分守海北道右城隍之在祀典為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依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

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兩廊壁上正中壁上卻盡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為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為衣冠之像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廟制北為神宇南為拜亭亭之左右為齋宿所儀門之西南為省牲所菽園雜記國初孔廟城隍皆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豕宰王公正德九年知府鍾文傑重新大門製極易塑像云

宏偉國朝既臣附享山川復敕立廟專祀之新官到任則俾其與神誓其文具載儀誌

旗纛廟在都司內國朝令各衛所立廟祀軍牙纛之神古者祭日衛日今日霜降

○張以寧記 皇帝奉天承運迺大正四方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政事廖公戡定百粵今江西參政何真以廣東列城來歸洪武紀元之四月公總率大軍建牙於廣是月平三山賊七月平山南龍潭諸寨十一月開廣東衛嶺表成靖越明年二月有旨大都督府即所治後立其纛廟有旗幟悉度於中歲春驚蟄秋霜降祀以太牢天下守鎮官於總衛各立廟視京師典禮如之於是同知廣東衛指揮使司事胡通指揮副使張仁傑協心恭命度材充工是月行中書省肇立于廣東四月平章公將入觀於是參知政事周公某寔來以督以勸邁底奏功面勢端嚴構締堅壯涓吉落成遂告于衆曰粵昔雲氣為旗創自軒右茸頭建纛取於羸秦絲漢迨今用主師律訓齋顏行摧堅破銳有神之司方當華夷寧壹之日益儲戎備以戒不虞蓋取諸易聖謨宏遠矣九我攸司仰祗靖炎徽庸固我國家丕丕基于億世茲惟懋哉

天妃廟在歸德門外五羊驛之東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後

地以水為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初海曹時伯
 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為天妃此正猶稱岐伯
 張道陵為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也
 宋宣和間給事中高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神降于
 檣獲濟使還以聞賜額順濟紹興間海寇肆擾示靈
 空中風卷舟去加封昭應乾道中特大疫有夢神人
 指其地為井鑿之醴泉隨濟聖妃春秋有司致祭焉
 救加賜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聖妃春秋有司致祭焉
楊恭惠公祠在城隍廟東
 御史戴璟增入毛吉陳信民
 配以知縣高瑤易今名曰遺愛○陳璉記祠堂之建
 所以酬功而報德也左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世家制
 之新昌始由大學生為工刑二科給事中忠言謹論
 著稱中外以故受知宣廟擢廣東左叅議切切以
 愛民為心凡民間利病輒具實以聞上即留于道
 常建罷十餘事民至今便之實以誑誤去遮留于道
 者踵摩肩接踵直請于朝乞終惠于民公之名由是而
 愈重矣尋陞僉都御史于內臺會獄囚黃蕭養為亂
 攻圍城池聲言得公來即自散去事聞皇上命鎮
 守廣東公惟焦心勞思極民於水火之中恐一夫一

婦不獲其所用是民稍嚮安未幾公以疾卒不越月
 賊果夷矣軍民老壯皆奔走聚哭于庭極行之口白
 衣冠送者數千人相與聚錢為祭奠為道立祠塑
 像以奉春秋祭祀皇上下符順民情特賜許允命有
 司卜地于城隍廟之東召梓人市材木肇工於景泰
 甲戌秋九月創堂四楹翼以兩廊前闢重門後園空
 地堂之中塑像一位衣冠儼其如生也擇邑之謹厚
 者二人以奉祠事落成於乙亥春正月○張詡詩干
 戈四起際保障此孤城日出氛埃淨春同草木榮
 亮如瓦解大難逐潮平未及收功日轅門遠隕星○
 彭韶詩我慕楊公真我師我來公沒已多時同鄉能
 識生前像異域猶存一瓣何由達為賦其棠蔽蒨詩
 文似子瞻碑心香一瓣何由達為賦其棠蔽蒨詩
二獻祠在朝天街祀張文獻公九齡崔清獻公與之
宋寶祐中安撫使方大琮建
忠襄祠在忠賢街右祀贈廣東按察使毛吉

名德祠在北越秀山即舊觀音閣改建以祀歷代名
德高固楊孚董正羅威唐頌踈源陳臨王範黃恭凡
九人後復為梵閣

周元公祠在越秀山下院以嘗為廣運判也舊在漁泉
遷建春秋致祭○府尹陳錫記宋濂溪周元公先生
道在天下萬世天下萬世祠而祀之禮也公熙寧間
嘗提刑嶺東路廣人懷而祀之昭遺德也祠舊在臬
司東偏正德間有司遷于貢院之西嘉靖辛卯侍御
吳君麟提學王君世芳等乃相與秀之陽心材經始
門曰濂溪書院表以綽襖內曰太極外曰道德環以
崇垣翼以兩廡春秋享祀擇學職之有行誼者主之
選俊髦之士業其中既釋菜貳府沈子尚經等奉侍
御之命來曰子之慕濂溪者其為我記之予惟邃古
河出崑伏義氏則之以畫卦丕啓道源三極立焉歷
聖相承逮于孔孟而斯道大明降自秦漢以來聖遠

言聖厥緒弗屬言道者不本於性言性者不本於天
言治者不本於教高者虛無甲者功利詞章衆技之
習支離決裂蓋千五百年斯道之否晦極矣先生振
起南服超然獨得建崑著書闡發精微高極乎無極
大極之妙而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著上續前
行之蹟而不下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著上續前
聖既絕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使天下後世曉然
知性出于天道本于性治本于教由士而賢由賢而
聖而天一本乎學而學一本于誠凡佛老誣民之說
而揭之中天功烈之盛誠不在孟氏下其為政也精
密嚴恕提刑于廣雖窮崖絕島人迹罕及必緩視徐
按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宦輒所至人咸樂從而化之
既去思之不能忘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卓哉先覺造
化其徒繼往開來之功過化存神之妙夫豈後學所
能窺其涯涘哉嗚呼崑書具存廟貌昂奕風月無邊
光霽可掬吳君斯舉可謂有功於名教知所先務者
矣廣士遊歌於斯必有感發而興起者予不佞敢以
先生兩言為諸子頌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
顏子之所學他日出而瑞世將不自茲始乎

忠簡公李昉英祠在海珠山迺舊讀書之所景定三

年漕使洪天錫建久廢正德中脩復之德湛若水記正

三月之望庠生其生劉生陳生拜進其言于憲副汪

公曰學祀朝紀時惟一子罔聞知嘗交于李忠簡公

文溪之孫庠生達元獲講其世蓋公世系在譜牒勛

業在國史文藝在本集罔敢有攸述仰惟公之懿德

大節發身與科立朝以正追斥安石乞正儲二去嵩

親等室終制于墓若終其身累詔不起曰孝乞歸制

服心清獻之喪立師傳之道曰義幕于汀奮身諭賊

以守免贊閩清獻絕城入諭賊壘出白刃下却推

鋒之變而遠之廣郊日勇提舉于聞損俸賑饑活人

之命守顛置常平罷官酷嚴保伍以為民安曰惠屢

進屢辭蚤能以其身退曰廉夫斯六行者君子之所

以立身也忠簡備焉足為生人之表固宜里置血食

焉以彰卿先生之道况海珠公之築也而下惟之地

也其寺田公之所置守也其祠置洪漕使從邦人之

請公也乃及忘本而浮屠焉徒據甚非所以繼往而

示來也仰惟明公風化是務復菊坡祠于南屏增飭

文山祠于五坡學相朝紀等誠不揣冒昧以言惟明

公其畫之公曰茲職也何辭乃撤其居而新之肯其

像而妥靈焉數百載之廢墜一朝而復於是書御

言扁額之毛待御鳳請與祀之黃金憲昭申董之劉

憲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以守之魏太

守廷尉先後贊襄之番禺王知縣澄經營之祠以也

主寺以祠存復舊也汪公曰事已不可無記記必於

義也吾其可辭郭太保總戎助曰子其無辭焉吾謹

有洪麗牲之碑督市鮑牛太監榮至則曰復舊以明

義也因為加飭之嗚乎茲非忠簡公六美之實先得

乎人心之同然而能起人心於百世之下不期同而

同然者乎祠成公像儼然臨之在上於是奸邪之臣

觀之將愧其忠薄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

之將愧其義懦怯于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剝之吏

觀之將愧其惠貪進而無耻者觀之將愧其廉而後

之忍心於廢興者觀之將愧修復之請君子也愧之

何如修之而已然則是祠也其立教之本歟因為迎

送神辭三章俾歲祀而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盡神

靈

廣東通志卷三

卷三

三

七

張靈寔兮多修服六美兮孰儔燦雲漢兮以為章
 招箕尾兮與同遊既容嫺兮多姱末貞則兮服體靈
 不來兮予愁悵獨立兮中洲右靈之來兮駕玄武乘
 北風兮下土先朱鳥兮前驅左蒼龍兮驂白虎薦溪
 毛兮玄尊明德馨兮簞簞呼天吳兮總千紛江靈兮
 起舞兮日宵宵兮西沉雲冥冥兮靈陰四無畔兮莫
 抗靈胡去兮駸駸悵獨立兮容與羌神往兮形存倚
 神往兮玄武服兩驂兮入寒門瞻雲錦兮倪象將天
 飛兮莫予遺言慨莫聞兮
 予顧馮夷鼓兮閭閻若

汪公祠在布政司儀門外祀丞相汪廣洋
嘉靖二十九年重建

○學士黃佐記天命哲后造邦必有良巨夾輔用樹
 峻垂鴻干無極蓋其道在三而已一曰典學二曰尚
 賢三曰蠲奸當夫狄德惟時高郵汪公廣洋游寓太平
 劍汛掃底干綱烝惟時留贊大猷游擢都諫至右司郎
 中雖戎馬倥忽而日資啓沃嘗勸講賓之初筵演釋
 明切戎馬倥忽而日資啓沃嘗勸講賓之初筵演釋
 聖休斯謂典學運籌密勿石畫既多歷知軍州益閑

戎務三叅大省入為中書左丞雖劉誠意之勲竟莫
 能間論功封忠勤伯誥詞擬之于房諸葛斯謂尚
 賢右丞揚馬媚嫉作威嗾侍御史劉炳劾公遷之海
 南公初不自明也上覺憲讒丞召公還而誅憲斯謂
 蜀奸奸不燭不可以尚賢賢不尚不足以成學任相
 之道不當爾耶洪武六年春公自右丞相出為吾廣
 行中書省參政旬宣撫後一如江右山陝特公署權
 撤而新之甫四閱月而落民不病役允我不與人
 匪直雷澤驟併幪是賴故頌公盛美至今不衰居廣
 一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後復拜右丞相知軍國事時
 同官胡惟庸不法醜殺劉誠意事亦敗露煩言及公
 比切責勅下而公沒于道矣吏民思公祠諸公署
 之左歲時報焉於乎張良近太公之村畧諸葛近伊
 尹之出處先正有是言也夫成湯學而後臣武王受
 戒丹書敬躋義持同歸于治元季風愆極矣公一
 誦而上下合德王業寢昌雖謂近于伊呂其誰不然
 矧國史稱公少從余闕學通詩書則其授受非無
 源也其曰為人寬和自守與奸同處而不能去豈借
 惟庸與借憲之時固爾殊乎不以借憲者借惟庸則
 寵利章矣抑隨武子謀其身不遺其有亦公之志乎

乾以柄剛為德坤以含章從事公始安貞者也則夫
 尹而祝之可無作也已然合祀土神歲久傾圮嘉靖
 辛亥方伯張公鏊劉公采與參伯項公喬徐公禎周
 公鯤趙公承謙尹公祖懋建議謂功不可泯祭不可
 賣宜創新祠于公署右聞諸撫臺崦山周公巡臺友
 山蕭公皆報可於是始專祠公事神之敬報施之仁
 兩盡之矣以予常守太史俾載筆予
 辭不獲乃發其幽光以昭于來許

三忠祠在山川壇左

兵部侍郎黃衷記季末崖門之變
 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

太博張公世傑後先伏節以死後世祠於崖門志死
 所也屬及更于岡州侍御孝豐吳君麟按部謁祠下
 作而嘆曰在法祀賢所以明報昭訓也我聖朝表
 祀三君子者豈一鄉一邑謂哉岡州越附海濶不足
 以爰炳靈萃瞻向而憲來者筮以會府城南之址從
 謀於潘臬諸大夫從乃異郡貳沈子尚經節推莊子
 壬春任煩焉祠成榜曰三忠屬衷以記夫忠者中也
 為臣寶忠者也然有異際焉真賢獻猷範物而順化
 是謂之弘濟忠在社稷矣正色黜私出憂君入憂民
 是謂之一志忠在職位矣主憂則辱主辱則死是謂

之徇國忠在天地矣嗚呼為人臣而忠在天地焉夫
 豈得已乎哉夫豈得已乎哉余讀宋史至崖門之後
 掩涕焉宋謂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當夫國步艱
 夷狄之亂三至元而極播越之禍三至崖門而慘食
 士之報且衆至三君子而大以盡予嘗欽其風而悲
 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若孤軍食皇駐
 驛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以乾而飲滷
 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七集散裂裳以幟茹乾而飲滷
 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嫠弱息無可全之勢月燭
 星後玄幾厄兆復無可為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
 微者哉以猶問關南滋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
 望夫義勝功濟庶幾一旅一成一成之舊卒之魂濤滄海
 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
 歟嗚呼可自諒者心也可自制者命也其不敢諒以
 制者天也是故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
 磅礪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堂構孔
 華鐘簾燁燁燁城南之祠既固且安庸知天下尸祀不
 有如武侯武穆者耶庸知三君子之神不為星辰河
 嶽以效靈於世邪信國有言歿不俎豆於其間者非
 天也又庸知不有蹈厲而興者邪夫然後知侍御君

為道計遠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侍御以之
明陳錫詩荒涼良岳草萋萋南渡湖山意轉迷炎海
腥醴朝飲馬厓門風雨夜鳴鷄兩間正氣華夷肅萬
古精光日月齊成敗未須傷往事孤宮煨燼沒棠梨
○黃佐詩南園秋草碧萋萋來謁新祠路不迷五嶺
烽烟魯躍馬百年忠憤但聞鷄降匪往事西風冷踏
海高名北斗齊却恨天津
明月夜杜鵑啼血上棠梨

南粵三君祠在北城鎮海樓東廊祀秦南海郡尉任

漢太中大夫陸賈嘉靖二十一年廣
州府知府陳鏡重建令道士守之

陽明祠在朝天街北隅舊社學祀巡撫兩廣新

二尚書祠在三忠祠西南祀毛伯

南海縣 真武靈應祠在佛山堡 ○崔清獻公祠在

學東南祀崔 宋都運趙公祠在吉利山臺祀

番禺縣 鄉厲壇在永泰鄉 菊坡祠在鹿步都浦間

歌頭詞碑刻○歐世元詩丞相神如在山霞映菊潭
久無黃閣夢空有白雲緘去國身毫髮辭天疏十三
白麻那復起

投老自江南

順德縣 社稷壇在城西南 山川壇在縣南 邑厲壇

在拱北門外 城隍廟在縣 贈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

揮關敏廟在黃蓮堡洪武中以死事入祀典○孫黃

敏氏以義勇戍土保民死於事洪武紀元春征南海關

將軍廖公行師納降計叛開拓疆宇征南公以其忠

義具實聞於 朝奉勅贈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

立祠以每歲秋九月祀之 命下郡守徐公親督其
事再閱月而廟成報其忠也 其有關於名教亦大矣
然既述其事復為詞以展侯之忠義云詞曰風英英
兮龍堂海窈窕影兮雲流芳蜀椒佩兮越紵裳中牢
兮交桂漿新宮峩峩兮侯故鄉侯船來遲兮我心傷

忠零連兮既展困群氛兮未遠采青菱兮驚波延素
 月兮煙茫以易名兮樹此寒哀如飄風兮山宿之
 顯批把青兮金斗黃千秋萬夏兮侯食此邦雲旌
 兮雨于將祐正直兮誅姦狂舉歸乎來兮噫侯何
 祀典以上忠勇祠北在都寧堡祀百戶劉英○按
 命來廣海取立功胡都督驛船至南海縣西林都
 塘口見強盜劫商船乃奮然曰予先世以武功得
 今傳於我遇惡不除非武也即命驛夫掉船與賊
 連發矢中二賊商船脫去矢盡為賊所傷而卒都
 巡司以事聞三司覆實命具棺收斂厝于巡司之
 覆以屋屋後知縣吳廷舉行部知其詳去淫祠即
 司之右後知縣吳廷舉行部知其詳去淫祠即雷神
 廟祀之扁曰忠勇祠在龍頭堡祀鄉民梁魯甫○
 本縣動支忠義祠在龍頭堡祀鄉民梁魯甫○按
 官錢買辦江西南省任番禺沙灣巡檢元季盜起
 至正間舉會甫有可奇之才遂徵之魯甫乃據形勝
 諸藩梟舉會甫有可奇之才遂徵之魯甫乃據形勝
 立排柵流逋四歸於是發所蓄以禦寇退則各事生
 稱貸以繼之寇至則併力以禦寇退則各事生理鄉

人賴安賊使人說曾甫降曾甫怒斬之崇義祠在
 賊率眾攻曾甫遂遇害鄉人為之立祠崇義祠在
 東原本縣令錢溥生祠後以溥入祀名宦遂改貞節
 為崇義以祀邑人死事者蘇劉義梁奎區瑞貞節
 祠在順德縣桂圃里祀劉元妻周氏○黎進記貞節
 妻周氏素其行也周本羊城良家女歸劉公甫一載
 群盜數百人標掠其鄉鄉老稚皆出走周為所執度
 不能免給日當服飭以從盜以爲登舟蘭石海上聳
 身一躍已在急流中矣群盜驚嘆而去又七日屍浮
 流還門外衣裝顏色儼然如生夫及族里以爲異歛
 而葬之建祠墓側像而祀水旱疾疫有禱輒應成化
 初學士九峯錢公倡脩縣志命遲表章之今劉之諸
 孫昇請脩撰洪公元明大書貞節祠三字揭祠額而
 擴復徵遲記將刻于石嗚呼唐奉天竇氏女遇盜按
 岸而死傳在信史孰謂古今人貞節不相及也時無
 疏聞者為表宅勵俗之舉可勝嘆哉既述其事為記
 復繫詩曰夫婦君臣人之大倫婦之從夫猶臣於君
 一有急難均為死節庶幾大義不愧臣妾卓卓賢周
 義不忘劉瀕危給賊窟身中流隕命不但已已

容服愁然死如不死七日浮屍遡流而遠還夫故身
面夫昔類以義捐軀孰不震駭墳祠像設孰忍遷改
幾經兵燹忽焉就荒有賢諸孫慨念弗忘既脩其祠
復飭其像蘭石之孺桂圃之上纂志標題經兩翰林
我言奚似紀述於今薄俗何人逆臣悖婦
聞風革心凜然千古正德丙子三月朔立

三水縣 社稷壇在城西 山川壇在城南 邑厲壇在城

北門 城隍廟在按察司之西

從化縣 社稷壇在城北 山川壇在城東 邑厲壇在城

北社稷壇在城內 漢壽亭侯廟在城隍廟左

東莞縣 社稷壇在城西 山川壇在城南 邑厲壇在東城

隍廟在縣治西 節婦祠在城隍廟左 嘉靖二年建義

祠在東莞縣學元初邑人黎友龍先世嘗舍地為學
宮五世孫瓊又舍魚塘以供先聖祀禮嘉靖中批
學副使歐陽鐸
令立祠祀之

增城縣 社稷壇在縣北 山川壇在縣南 邑厲壇在縣

里城隍廟在縣門東 洪武二年知縣吉 崔清獻公祠

在鳳凰山陽以祀崔與之湛若水記惟宋右相清獻
公菊坡崔先生備具人理曲有衆善曰德曰義曰能
曰誠曰智曰節曰勇是故完養天性克而有光非德
乎辭受進退以節宜以決非義乎鎮蜀而人是有非
而難迺弭非能乎一言退賊非誠乎宋道日弛知不
可為見幾而作非智乎力辭相位厥志不固非節乎
七札方殷急流而退辭表上下三果毅不疑非勇乎
公道具天民為先覺在天下為天下師在後世為
百世師在一鄉為鄉黨師所謂鄉先生可祭於社者
歟公吾黨人也故居在增城鳳凰山陽遺址半為城
隍廟弘治間有司以廟後建祠塑公像即古之社
菊坡有亭歲久就荒而香火不嗣夫城隍即古之社

也聲鍾考鼓有祈有奠而吾鄉先生者獨荒落寂
 於其傍非吾人之羞歟若水奉使安南卜居駐節
 栖鳳窩為祠右鄰愛茲山中居而得環城山水之勝
 開借光門以時登眺每謁祠而悲之遂出私錢買田
 十二騰歲入租谷二十石擇謹厚者為廟祝常任以
 奉香火適子將治裝北行遂告請邑簡俾邑之鄉賓
 尹君鳳新其祠宇又有以守之庶幾不廢予懼後
 之人不知尊崔公之道而祠田或替也迺為記
 孝祠在增城縣南嘉靖七年都御史王守仁征田
 廣東參議往平潮亂至增江遇海寇卒為所害其子
 赴難死之舊當有祠想巴久毀可復建也然詢諸邑
 耆皆無知之者乃檄知縣朱道瀾即天妃廟址鼎建祀
 網及其子彥達既竣事守仁往詣祀事畢駐節數日
 不忍去召集諸生講論不輟曰吾祖寓此而甘泉又
 下生交義兄弟吾視增城即故鄉也乃題詩祠壁曰
 海上孤忠歲月深舊壘荒落亦難尋風聲再樹逢賢
 令廟貌重新見古心香火從此增城是故林○題甘泉
 商參儕祠父老皆仁里從此增城是故林○題甘泉
 書院壁我聞耳泉居近連菊坡麓幾年芳夢思今來

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
 菊坡菊閑看羅浮雲此生聊復足○張文海曰陽明
 之學太要只致良能程子所謂良知良能由於天不繫
 於人是也今委良能而專以良知良能為訓恐涉偏墮及
 三四人涵泳乃悟立言深意懼人舍行為以真為真
 離人將故言知則行已具知而藥石後學務口耳而廢
 實踐者甚盛心也然此或亦矯枉之說恐後來其
 宗旨主張太過則未免以知為行行而後知後生其
 格妄意以張太過則未免以知為行行而後知後生其
 豈非正論且將知行調停說去更覺復行行而後知
 也僕暴出拙草求正行調停說去更覺復行行而後知
 學須有大頭腦正行調停說去更覺復行行而後知
 此則憂人知浮於行也僕再思之宇宙非吾心道義苟
 物如是其繁精粗巨細莫非宇宙猶有缺也
 於以吾心放之宇宙萬物不為外以宇宙萬物約之
 故以吾心為內體之學而專心無間也
 吾心不為泛濫之學而專心無間也
 未必即為泛濫之學而專心無間也

偏枯也若其用工又有先後本未截然不容紊者
耳是在人自察自由不可道聽塗說因書祠壁以為
者告明遺愛祠在城北即舊東岳廟址嘉靖六年
學陽明遺愛祠在城北即舊東岳廟址嘉靖六年
龍門縣社稷壇在城外山川壇在東邑屬壇外西郊

城隍廟在城北
香山縣社稷壇在西門外山川壇在東林山下邑屬

壇在縣城隍廟在縣丞冲敬武元年雙槐祠在縣東祀
黃瑜有地稅在蕭烈女祠在大欖村族孫
戶從子化守之

新會縣社稷壇在城山川壇在城祈雨壇在圭峯
邑屬壇在社稷壇在城南城隍廟在城內西門街嘉靖二十六年
於廟碑文新會有城隍又有廟貌在縣治西門內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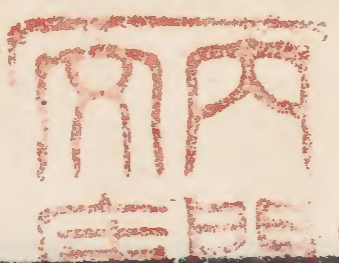
嘗語箕曰鬼神之心固不可知觀其理之著見於外
而執持吾前者如弓不張而發如矢不注而中隱然
造化之柄也髮年西賊之來望吾城如銀山天塹以
限隔之就予授首者不足言也其威靈有益於民如
此又嘗遣人賫折稅銀之京師將以抵羊城為賊所劫
乃下令得賊報者賞且告於城隍以必得賊為誓是
夕卧廟中恍惚若有人撼予曰賊得矣予起出廟門
行百步內一室燭光隱見其姓名蓋嘗往來鬻取於此
所切我識其人而不知其姓名蓋嘗往來鬻取於此
者也明且使踪跡果得賊其姓名蓋嘗往來鬻取於此
然人徒知城隍有險與天地萬物相為無窮有如是者
不知乎其無險與天地萬物相為無窮有如是者
於乎登山涉河東封西祀祗園靈境金闕瓊臺其地
既非所以容民蓄衆又非所以崇德顯功方且低心
似心倪以嚴祀事子能抵止其為淫妄何如哉予已修
其廟貌以迎送神之曲使祀而告之於乎神兮與時
借行樂以和煦兮威以風霆下民咸殖今奔走百靈
若天命兮匪期報成滄海雲深兮崑崙崑崙言上徹窮
隆兮下則玄泉善與天通兮凶隱淪淵經緯宜真兮

轉乾坤全節廟在屋山之上新名慈元廟弘治辛亥右
嘉靖二十二年入祀典賜額正德九年知縣徐乾重
事徐紘具奏巡按御史李美建議重布政使邵銳
有記嘉靖九年巡按御史李美建議重布政使邵銳
學林雲同議謂朝廷御史李美建議重布政使邵銳
節廟成圭峯行宮遂毀○張翊全節廟在新會縣
匡山之布政使辛亥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為
廣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徐公紘適分巡是
祀典也乃疏上特賜今額而祀典如徐公紘適分
邦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左叅政慈溪王公綸分守
是邦也乃屬筆於詔謹按后度宗之淑妃也當胡兵
負其子益王昀與廣王昶航海奔閩於是群臣奉是
即帝位冊后為太皇太后崩復立壽奔崖山依二三
臣陸秀夫輩卧薪嘗膽為宗社恢復圖既而胡兵進
逼崖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為也負帝昀赴海死之
而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人慟曰我聞關至此者
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焉惟宋三

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曹後稱向孟亦可以為難矣
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於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
義一君亡復立一君而以身殉之其死也為社稷死
為國家死為綱常死為謹內外辨華夏所謂死有不
於泰山者其猶不易乎是於世教也夫大矣豈非處
失其正者相國則賣其國專城則棄其城賊至則
君則欺其君迎降其心則臣犬羊而服左衽平時君
爵厚祿待之謂何一旦視棄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
亦多矣顧后蕭以坤柔之姿日或不知書而理道或
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視死如歸何哉蓋亦
求其故乎蓋體道在率性而已性無不具者何故以
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往所行不期與道合而不自
合如后之流是已性昏於蔽者則雍容委蛇而不自
率性者類為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容委蛇而不自
易至於小死得喪之際乎欺君賣國之流是矣彼為
或寡矣况死生之際乎然則我皇明全節之褒元祀
水為牝晨又向怪乎然則我皇明全節之褒元祀
之饗以為后待者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元祀
餘年而得劉公始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典

又四年而得王公始徵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政更
 三賢然後全節之廟貌近且后之流風遺烈始與崖
 山齊高海水俱長矣詔近輯山新志載后事亦既
 詳矣復懼夫世之昧者或不率性以爲道也僭爲
 之辭以爲王公復伴刻之或有龍以詩曰朗性天古謂
 明德明德克明不懼不惑有龍以失所嗟日之晏星月
 從之崩于海國謀豈弗極大舍以革視死如蛇就義
 如食以扶大常以輔人極以尊中國以攘夷欲堂堂
 丈夫破釜失色孰能死生從容擁高曹何孟光昭
 史冊於赫右烈允邁前護二從容擁高曹何孟光昭
 廟貌臣大夏作有隆祀典臣絃建白貞風淪落有嚴
 詔厲風廓敬述帝廟則先烈煌煌節臣綸楊化帝曰
 雷厲風廓敬述帝廟則先烈煌煌節臣綸楊化帝曰
 決相看志决身殲力許難舊內已班元曆日行朝終
 少漢衣冠沐潢到海流方蓋宮骨凝秋氣作寒獨倚
 匡門吊興廢楚雲風雨杜鵑殘黃佐詩極目胡塵
 暗帝畿樓船南去逐利暉已無虎帳鳴金析祗有龍
 潭葬寶本精衛何時填海滿蒼梧終日見忠義壇全
 雲飛貞魂若化吳宮燕應是年年一度歸

節廟門外之右嘉靖二十二年大忠祠在匡山全節
 知縣何廷仁建祀宋死義士卒魯爲僉事奏請今
 義祠縣丞陶魯建化十二年魯爲僉事奏請今
 額入祀典知縣丁積嗣廢寺田三頃餘以爲全節廟
 大忠祠祀典知縣丁積嗣廢寺田三頃餘以爲全節廟
 布政劉大夏創建以祀宋丞相文天祥陸秀夫樞密
 使張世傑後僉事徐絃具奏入祀典嘉靖九年同全
 節廟建祠於圭峯山有司自是舉祭惟在圭峯非
 典也嘉靖十一年知縣張文鳳始復匡山之祭二十
 六年重脩匡山祠成行祠遂毀○羅倫記君臣父子
 之倫天之所經地之義人之秉彜也○羅倫記君臣
 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欲惡所惡有甚
 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天祥陸秀夫
 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
 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天豈有爲而然哉不可解於心
 也夷狄禍宋盛矣遼橫於初富弼諸公折之金侵於
 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熾於終忠臣義
 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
 入衛上而下驚歎下虛設降斷舌喋之以死自誓繼立
 二王力竭勢盡辦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張世



傑也外等軍旅內調二役正色行朝勸講大學抱帝
 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
 鼓行赴難出使阜亭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
 開督南劍襲執五坡日擊匡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
 就囚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
 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義之盡仁之至也鳥虜
 樂人樂者憂人之憂食人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
 以爲心也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宋矣宋亡則中國夷
 狄矣春秋之義萬世之防在此也兩國興亡而巳乎
 此公之所以爲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
 其報自時厥後合尊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作巳帝
 中華世主沙漠天之助宋暗而復起仁義何負於國
 哉○明張弼詩宋仁本無罪元入魯何功所以志士
 懷千載猶伸忡海岸一片石鏡紀宋運終當時二三
 子戮力抱遺弓事以人力競敢謂大眼朦天賦終自
 瞭天水流無窮南來合尊子又坐窮廬宮反覆復宛
 轉昭晰亦真象君子惟盡已天人任遠從海陽屹孤
 廟春秋祀大忠遺民一掬淚遠洒烟濤中○林俊詩
 老迂不省興亡事落日漁樵話頗聽國士廟無神莫
 蹙海風時帶北來雷三仁有死還生氣九廟無神莫

乞靈天地不仁舟反覆千年遺恨滿滄溟○黃佐詩
 誰扶黃屋此長征夷夏分明萬古情百粵波濤非帝
 宅兩崖風雨是天聲氣吞蛇豕頻揮劍力盡驅馳尚
 請纓再拜高祠回首地滿山松桂月微明○已上祀
 典丁公祠弘治中重脩邑人趙思仁助祭田一十三
 畝○陳獻章記丁侯爲縣六年卒于官歷觀我邑令
 自洪武迄今求丁侯未有也侯仕不爲已耻以俗吏
 自居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
 淫於侈靡富者殫財貧者鬻產上無以爲教下無以
 爲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按民丁產
 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侵民受其害侯量入爲出
 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賴之特不橫徭虐民
 必蹙眉曰守令之正在養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
 其養民也力請罷之雖以得罪不恤也侯之性畧於
 承奉而嚴於鬼神灌獻必親執事有恪春秋之性畧於
 如也凡祀典所載有功於名教者爲立祭田使人守
 之其不祀者毀之至於接人教者爲立祭田使人守
 可者斥之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夫縣令官卑刑賞
 衆也民服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夫縣令官卑刑賞

廣東通志卷十
 卷十
 卷十

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用世才其有所試矣夫豈苟
哉侯以仕為學政暇必走白沙往逐歲月內不知其
幾顧何取於白沙耶甚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侯亦無所不願學而切於
救民之急先務也死之日耕者爭于野行者爭于途有
老嫗夜哭於其廬旦往問之云嫗何哭之衰也曰開
歲後且至此者不可作已故侯之為縣多可書其得
民之實在節用去之十有二年邑人共立廟於白沙
祀之如不得已然者思侯之功表之非以徽福於神
也後來繼令者亦將有感於斯乎侯名精字彥誠成
化有祭田四十九畝參政羅僑記陳獻章詩云何白
時重借寇此地一桐鄉四海諸侯望千年一炷香白
沙祠在馬山之陽舊在北門街嘉靖二年提學副使
莆田林俊捐貲置田二畝嘉靖十年都御史林富撥
寺田二頃知縣張文鳳為易民田一頃一畝以供
禩事二十八年重修御史黃如桂有記○林俊記白
沙先生石齋之崛起於南粵也

老薦書連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宗皇
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
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
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且領
者神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推
理朕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
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兩澤枯水熄燭
風奪炎其盛矣乎先生沒拾有肆年內江高君大和
以名御史來按部惻然曰大賢君子身之所生政之
所臨與凡過化之鄉莫不有祠表先生崇道化也先
生曰白沙之祠顧獨無立非曠典抑非吾人責歟謀
之大參黃君伯望僉憲王君叔毅為立祠堂又求先
生故嘉會樓而修葺之義風奮激遠邇攜歡舊門下
士為市田合若干畝以充祀墮侍御君以俊辱先生
知書來屬記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
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嶽于
今矣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
尺右臉有七黑子開穎絕人舉子鄉棄而從康齋吳
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徒之有康節先生始求之
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趨

佛老張未貳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
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
清灑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
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
生之隱與措施之大致于是具矣用世之志阻于鄉
爭名而晦處無問其窮其達其亦故有命邪夫麟之
出為時瑞者也容有不知麟龍之在田在淵其方所
容模量邪時也者聖賢不能易也侍御君首及是舉
其風神意氣有所感孚而欲寄素衷于瞻趨景行之
外者豈獨表厲然哉二君相成亦具知其趣矣黃
如桂記白沙先生年二十七骨然事聖賢之學聞康
齋先生名徃從之康齋每教人讀書窮理下學上達
截然無陵躡先據德而後依仁由涵養而致知而力
行其學大要以伊川為宗先生篤任窮研以致知而力
竟無所從入乃辭歸白沙社門謝俗斫夕擁蒲團靜
坐編籍無一入瞬者久之覺心體森然萬象具在恢
乎有不安排而定不旁求而足者於是渙然自信曰
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自是專意本原以勿助勿忘為
極則種種色色聽其本來而我無與焉故能識動於
無會神於近藏而後發形而斯存與他門所謂由積

累至者不相為謀先生常有云周子主靜程子見人
靜坐輒稱善得之周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又曰戒
慎恐懼所以閑此心而非勞之也宋儒言之備矣吾
嘗惡其大嚴焉由此觀之先生從遠之微指意之所
歸類可緊見豈非冥造自得不由師傳者耶時論競
以其出處劑質是非微哉桂自結髮知重先生名長
而服教前哲始聞先生之學之大致而深以未及見
與不得究其止為憾戊申之秋桂與甘泉翁會於增
江其論先生之學若茹飴啖蔗服先生若七十子服
仲尼桂是以得聞其學術之詳而願為執鞭無從焉
是歲仲冬按新會首謁祠拜之祠弗稱人士從行咸
請改作云大叅沈君應龍公憲諸君敬之相謂曰樹
德作人政之經也弗可以已於是命通判王子輅相
度命知縣林子騰蛟經庀事事以公儒易民居之相
叅議者中為神室遺象棲焉東西構堂舍視其地翼
以兩廡昂廓其門宇復亭於後山之高平處以志仰
止暨明年三月工告竣有司請題其額差夫先生盛
德士也安敢易言哉嘗獨先生答張東白書云虛其
本也致虛所以立本元旦詩云除却東風花鳥句更
將何事吞洪鈞與李世卿閑談詩云五湖烟水能多

香齋遺集卷三十一
文書三
三十一

少更整絲綸鈞八溟是故讀溟海絲綸之句可以觀
志焉以名東堂讀東風花鳥之句可以觀趣焉以名
西堂讀致虛之文可以觀學焉以名亭馮虛也後之
同志者入是祠睹遺象若見其人睹諸題辭若親聞
其教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必冀有得於東
風花鳥之趣與舞雩游詠鳶飛魚躍同一襟况是以
先生之道尊之者尊之至也而余今日之役示豈徒
哉或文曰記有之士有田則祭祠而無祭虛器乃復
籍閑田三頃有奇歲徵所入供祀事餘以周其子若
孫之不給者或繕葺遺業公家理之○黃佐詩崇祠
倚雲漢影纓陟遐坂蕭蕭木葉下冉冉歲月晚貞元
無停轍端坐知易簡環碩望九州天達一何坦黃鶴
去不息白雲何時返尼山日雲霧嘆息彌軫情萬有
何芸芸虛完本中焉好古遺真詮乃為耳目營所以
林君子持此常惺惺嗟彼芷與離不三廣公祠在西
同春草榮玄窮正搖落辛勤薦芳馨
舊為敢勇死事者立
今改祠布政使陶魯烈女祠在華萼都良村嘉靖元
氏立鄧氏立

新寧縣

社稷壇

在縣西門外一里

山川壇

在縣南門外一里

邑厲

壇

在縣西

城隍廟

在縣東門外

旗纛廟

在縣東門外

天妃廟

斗

在城頭

社稷壇

在縣西門外

關王廟

在縣西門外

邑厲壇

清遠縣

社稷壇

在縣西門外

山川壇

在縣南門外

邑厲壇

北

在縣西

城隍廟

在縣西南

旗纛廟

在縣南門外

天妃

宮

在通津

太子廟

在縣西門外

直武廟

在縣南門外

二聖祠

來寺

在縣西

社稷壇

在縣南門外

邑厲壇

在縣南門外

安門

連州

社稷壇

在州西門外

山川壇

在州東南

邑厲壇

在州南

西城隍廟

在州東南

社稷壇

在州南門外

二賢祠

在州南門外

興賢

寺

在州南

社稷壇

在州南門外

邑厲壇

在州南門外

興賢

之以祀

韓愈張栻

劉相祠

在州南門外

邑厲壇

在州南門外

興賢

督學魏校毀淫祠改翠峯寺為今祠茅司徒廟在育

之南祀漢桂陽太守茅克也克代衛颯為桂陽伏波

將軍廟在朝天門外祀伏波將軍路博德也博德漢

既還兵民皆思之梁天監四年贈太尉立廟鄧太守

于此趙宋賜額忠勇皇祐四年加封忠烈王鄧太守

濠德在生民祠而郭將軍廟在山川壇右神營繕城

波將軍路博德征南越也兵桂陽後五龍廟在州西

立廟祀之蓋與伏波將軍一德也

相傳潭上有龍故立廟

陽山縣社稷壇在邑山川壇在邑邑厲壇在邑東

許城隍廟在縣治東城小韓公廟在儒學之東唐貞

史韓愈以言事貶摘有愛在民因立廟以靈濟祠在

祀嘉靖三年知縣莊希纘創置祭田十畝

靈濟廟之神休證之來雖曰象德禱之即應神理亦

昭昭焉爾神生逢唐室之隆廟食陽山之境廟祀深

久子孫益微乃緣雨暘屢著靈驗爰考奏牘俾開侯

封惟神祐民不替於初則民之事神寧有厭射可

特封顯祐侯立碑于廟今止補靈濟張侯之神

連山縣社稷壇在西山川壇在東邑厲壇在北城

隍廟在縣東山川壇之鄧刺史祠在舊縣北二百里

阿魯創始于末齊問宋寶慶三年重修孔公祠在縣

鄉人免解進士吳琮記洪武三年重建孔公祠治右

以祀本縣知縣孔鏞弘

治十一年知縣林高建

韶州府社稷壇在筆峰山下宋建干城內祈報坊元延祐七

年遷南門外本朝洪武七年

徙建今所壇制方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陞各三級壇前十二丈東西南各八丈繚以周垣四方設門四座以西北為面南正中心二尺五寸以石為主埋土中上露圓尖高尺二寸方一尺每歲春秋二仲上戌日致祭郡社右郡稷左帛尚黑一端羊二豕二壇西北有宰牲齋宿房十間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東門外宋為二壇一風伯壇一雷師壇於東北郊以立春後五日祭立雨師雷師壇於西南郊以立後申日祭本朝洪武七年徙今所制與社稷同每祭迎府城隍同祭之帛尚白七端羊三豕三壇東有齋宿房八間北有宰牲房二間

郡厲壇在新館驛後

城隍廟在城西南原在府治東宋紹興間營卒謀變

聞得賜明惠廟額隆興間彬冠犯州境百姓驚擾州聞乾道四年封靈祐侯教授林光記州獲全州又以改元延祐五年推官張昕鼎蓋至正五年知事劉

重脩樂昌尹劉若記本朝洪武二年正月詔封威靈公永樂十三年同知王肅重脩宣德三年以廟地

增造王府乃遷今所

張文獻公祠在府學石唐玄宗思九齡先見遣使致

祭立祠鑄鐵像于府治時尚在武水西宋天禧中郡

守許申始遷今祠本朝洪武二十年燬郡守王世

安重建嘉靖十五年蔡政詹瀚柘祠後地建寢堂宋

萬里記人物粵產古不多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楊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餘載粵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仰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牛僊客安太子英誅女祿山留范希文耕張堯佐此

龍治亂之所示者也二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
慶曆之隆宜適然哉雖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
或以是為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
道之行與否爾相與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
隆道不行則唐敗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
乎後之有為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
誦諸往度諸來必有起然悟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
君德明尤職數月謂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
風勵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
堂祠焉既成屬萬里記之則招諸生而論之曰二子
子廬於斯養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
云範退而瞻兩公曰吳子云磋或而望曲江之山川
曰莫予云殖可乎不可也胡槩詩丞相從容去廟堂百
三子蓋思之○都御史胡槩詩丞相從容去廟堂百
年社稷繫興亡誰知時勢或天寶無復中興見盛唐
金鑑不磨千古錄王塚空殞九秋霜淡烟芳草韶陽
路長使英
雄欲斷腸

余襄公祠在通衢東公故居也宋治平中郡守呂構

始建祠紹興七年郡守陳麟始奏入祀典元延祐五

年推官張昕重新至正八年十一世孫峻德重構嘉

靖十五年知府鄭騶買民地以居公子孫尚書張泰

愛自天成輔翊前朝際治平魯斥權奸封諫疏更誅

儂賊息天兵神遊八極空遺像廟食千秋有令名遐

聽海潮評○可作臨風恭
瀛溪先生祠宋淳熙二年建在張文獻公祠東後遷

于學宮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牴曰儀之幸得

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披攷故籍熙寧中瀛溪先

生實嘗為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

知所師慕且念宜有象詔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

焉廼度于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
為廼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
鑰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其書讀其書喟然

而歎曰詹君下車首為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
 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為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
 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
 南康君在官僅踰半載耳及其行是事其見於先生之
 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
 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
 為已任未及盡其所為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
 著作即黃公庭堅作濂溪祠亦稱先生為使者進退
 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為不寬以是二者觀之亦可
 想見當時施之大小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
 其學之所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
 實自得於其所行之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
 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由秦漢以來蓋未
 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克聞然而日章雖不得大
 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歸萬
 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盜竊興起之不暇然則
 即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
 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粹然
 之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

源則是祠之建其為益固自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
 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賤其變千狀
 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
 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
 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為詳刑者設也故某復
 以此繫於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為御史臺主簿云十
 有二月
 丁酉記

虞帝廟舊在黃岡嶺唐謝楚廟碣云曲江有虞帝廟
 以故老言舜作樂于邑東盤石上故石號韶而州以
 韶名宋嘉定間提刑廖德明創祀配以臯稷契益
 本朝洪武以來屢脩飾正統二年知府湛禮重創自
 為之記嘉靖中知府彭大治遷建於城東舊王府歲
 二祭湛禮記昔在正統丙辰禮承乏治韶當遍謁祀
 典神祠距城五里許有山曰皇岡起伏鬱葱有

水曰皇潭汪洋莫測韶人指顧曰此帝舜祠也山之
 高水之深咸以皇名焉乃率僚屬披草萊履危磴
 肅衣冠頌頌首拜謁惟見遺趾荒蕪露處而已悵然
 級四維類垣上存帝舜事嘗考郡圖志舜祠與忠
 感大懼無以虔恭祀事嘗考郡圖志舜祠與忠
 廟並立有元之季廟落為墟洪武二年郡守徐炳文
 作門廟殿寢棟宇聿新聖像凝旒臯稷契益郡公在
 配歷年茲多上兩傍風催零落固其所也於是具
 材命工巧鑿陶瓦經始於正統二年冬十月明年正
 月廟成聖位中尊配位左右薦羞以時邊豆有列惟
 帝大聖也瞻明睿智玄德升聞由仁義行非仁義
 受堯執中益以三言心法之所以傳也慎徽五典明
 物察倫綱倫之所以正也信乎中庸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敢欺歟曲江有祠父老相傳帝南巡奏樂東嶺盤
 石上邑人號其石曰韶石因之立廟其說未可知
 然否也而新祠之歲月不可以不書故書之如石
 伏波將軍廟在武水西漢路博德以伏波將軍出桂
 陽平南越唐廟祀英德 本朝洪武二年遷於官灘

二十年知府王世安遷於今所並列東漢馬援祀之

嘉靖中知府唐昇重脩先有祭今廢

秦義士祠在河西光孝寺前

曲江縣 司空廟 在桂山下即其故居也創於其沒
 祀峿桂山肇跡自荆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斗起

為炎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斗起
 祝融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千百餘里峻極崇高幾
 五七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仙之宅
 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
 末具南史惜乎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
 里中習俗流風慷慨猶存時或旱澇四遠來祈未旋
 輒應公之俗有登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託予記
 之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祈報得
 以長言而誄焉歌曰天作高山兮去天幾何翠岫嶢
 嶢兮與天相摩紫桂千尋兮上拂金波飛瀑萬丈兮
 倒傾銀河宅靈氣兮鬱差峩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

入拔臺城兮親提義戈百射百中兮戰功居多昔時
 門巷兮今已張羅哀江南兮淚滂沱兮故里兮影婆
 娑折瑤草兮席輕莎靈綺起兮舞雩嗟神之來兮楊
 玉珂芳菲兮雜芰荷神之去兮朱顏醜杏宜宜兮
 駕蛟鼉此方之氣兮商之神人以和此方之物兮
 瘡我作此詩兮匪商之那俾爾遺俗兮懷慨而歌
 豐三年正月朝奉郎
 知白州樂昌李教記

樂昌縣社稷壇一縣西風雲雷雨山川壇二里南邑

厲壇正統七年知縣曹德茂重建嘉靖元年知縣龍

章重脩周府君廟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飯塘上

祀東漢桂楊太守周昕也昕有鑿瀧道功故鄧使君

廟一在城西一里祀唐韶州刺史鄧忠毅祠在學東景

王玘建嘉靖中知縣龍章改建下塘頭黃諫記畧正
 統十三年福建賊鄧茂士浙江賊葉宗留竊弄海島

兵固當特任牧守者失於撫綏豎勢猖厥而能出一
 奇保一城以民社之寄為重此身為輕者幾何人哉
 葉賊巢穴在金華去廣信不遠君時知末豐聞其事
 預為備未幾賊果至剽掠皆無所得如是者屢矣賊
 衆謀曰末豐要路郤公傑士有謀事終難濟曷悉力
 攻之必為我存餘不足慮乃悉眾志君時奉都御史
 張公楷牒守桐木關地與敵弗勝遂被執罵賊不屈
 乃遇害朝廷旌其忠贈光祿寺少卿給事中白荳
 復請于朝加謚忠毅附祀廣信藥谷王公生祠在縣
 張叔夜廟弁入張文獻公祠藥谷王公生祠在縣
 一王公四十里飯塘下都地名鄧家村正德中民感兵
 備嶺南時寇橫行詔屬邑樂昌為尤慘其飯塘二里
 多為賊據劫府庫流及湖南之郴永事聞上命合兵
 至攻城郭則帥嶺南之兵先是湖宜章民以接壤有
 討之公則帥嶺南之兵先是湖宜章民以接壤有
 盜指飯塘之黃圃皆為巢穴公力辨之湖帥兵者欲
 可乃籍之塘不登與賊所攀指者而繁誅之公皆持不
 圖之民不忍欺自擒其點者凡一十六人寅以法於

是相與歌曰誣者弗釋不如為賊民何以白黠者弗
摘畢竟為賊民何以息釋之息之是為公德在
民宜享血食祠於是乎作
焉實正德辛巳孟冬也

仁化縣 社稷壇在縣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邑厲

壇在縣北以上三壇俱共武二年知縣羅俊修城隍廟在縣治

五年知縣何初建

乳源縣 社稷壇在縣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

邑厲壇在縣東二里城隍廟在東門外洪武六年知縣義

勇祠在縣西二里溫泉之上舊為鄒尚書廟嘉靖二

年通判符錫政建以祀元義勇鄧可賢可賢邑

人物傳在

翁源縣 社稷壇在縣西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

洪武二年知縣田裕建成邑厲壇在縣西許城隍廟在

化弘治正德以來發脩

治南創始未詳歲久傾圮嘉靖六

年知縣容九經重修以上祀典

云神詹姓名無考兄弟三人俱元大德間商寓翁土

出死捍賊沒靈異鄉人立廟祀之水旱厲疫之災

即應忠義祠有二一在城西衢者祀鄉人吳洪進洪

鼎建祠祀之五羊金廷壘記○一在北隅祀義勇何

仕仁仕仁長安鄉人也弘治八年以陰陽訓術領檄

捕盜生擒賊首劉楊保鄧士養等解軍門以功得授

黃岡巡檢正德十二年被檄征龍川和平冠死于敵

嘉靖十三年有司始建祠祀之仍蠲其家徭役

英德縣 社稷壇在縣西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邑厲壇在縣北二里以上三壇俱洪武二年縣丞曹

縣張慎城隍廟在縣南二里洪武二年縣

各重脩城隍廟丞曹觀建○以上洪武二年縣

在龍山春節義名臣祠在龍山書院後邵柱國祠光

秋致祭右宋天寶四年建祀南漢主劉鋹將邵廷珩

口陳連哀洸口詩序南漢禹餘宮東面招討使內侍

○陳連哀洸口詩序南漢禹餘宮東面招討使內侍

監上柱國邵廷珩劉鋹愛將也宋太祖受禪廷珩言

於而漢益驕於無事然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

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真人已

出必將盡有四海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脩兵為備

不然而率師南伐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憤然不以為慮

及宋師出洸口有諸之者鋹遣使賜死上珩言命廷珩以

舟師出洸口有諸之者鋹遣使賜死上珩言命廷珩以

無及狀不能救為立祠洸口天為愁海風吹鬢寒颺颺

其遺族也詩曰哀哀洸口天為愁海風吹鬢寒颺颺

五羊城頭天狗墮南漢霸氣應全收天吳海鯨吞

噬漢妖氛偏南裔皇風聞已暢中原嶺海瘡痍待

渝洗禹餘宮侯翰中言主聰不悟誠堪憐舟師自

屯洸口此身已殞諶人手至今山下有遺祠日色慘

澹行峽山廟在大廟祀南海里天妃之神義勇祠在

西六鄉祀義勇劉廷龍廷龍者鄉里正也慷慨有大

節嘉靖甲寅清遠羅山冠寇侵擾知縣謹廷詔召廷

龍嘉義勇統以鄉兵拒賊於塔江奮不顧身披甲躍

馬為開斬首數級賊敗走廷龍猶窮追馬陷竟遇害

本縣申允實助廟在縣西二十五里寨將村祀寨將

立祀之實助廟在縣西二十五里寨將村祀寨將

按韶州舊志云虞氏家縣之寧都里虞濟唐末黃巢

破西嶺川虞氏射披甲胄率昆弟及鄉兵迎戰巢賊

遂北虞氏亦死鄉人徐志道等立祠祀之宋乾道紹

興問叛兵峒寇接跡為亂來攻郡治輒見夫人提兵

出以空際賊見皆驚潰散去凡旱泆疾疫有禱必應

州夫人十五年加封廟額曰實助嘉定六年封為顯

祐夫人十五年加封廟額曰實助嘉定六年封為顯

七年冬蠻賊攻城越三日散歸郊外夜分復來守城

率皆疲睡不醒寇梯城而登睥睨間見一婦人衣紅

衣鎗於睥睨間連刺三人墜地寇始潰去不復來其

用鎗於睥睨間連刺三人墜地寇始潰去不復來其

行祠有二一在縣西賓賢坊一在縣南萬壽坊皆鄉

民所建也○林子升勅封顯祐夫人加封記嘉定十

五年三月初九日尚書禮部符下英德府其以實助

廟顯祐夫人加封正順邦人大君賜以答神休且嘉
頌賢太守感神之效驩雷四動旁薄周洽咸樂刊之
于石以徵方來謹稽前牒夫人姓虞氏淑儀貞範玉
雪自照于特唐政綱漏巢賊猖獗併天下之力攻之
始奔而南夫人鳩黨集旅以還亂略塵鋒搏猛所向
無不靡而斃於賊賊已傾覆神道宣顯父老相告而
立之廟飲食必祝乾紹曩歲畔兵峒寇接跡府懸屋
無寧瓦神躬環金甲領陰兵出入空際鞭霆駕風見
者驚潰人用安堵蓋神之武事赫奕奕猶生之年
也若乃陽亢而祈有滄淒淒潦溢而請田廬不齧斯
人生事有樂無憾非神疇能為之是以廟額之錫小
君之封皆出於此而父老又皆翕然一誠鋪景賦以
請干上今部刺史太守又因其請轉而上聞頌臺討
論加號正順而禮益稱得無述乎請為邦人揚權言
之湘妃帝偶廟貌黃陵饒娥孝思豐碑鄱水過者必
禱見者必式良以精爽不貳神理斯存矧惟夫人夙
誠著美鯀德南方本寬柔之教而祗金革不變全北
方之強服媚閨門守坤之正而劃蕩外柔用陽明之
剛意者具資稟而不偏故能參造化而回運歟太守
周侯師說以倫魁之彥踐扈從之華歛惠專城父

母愛悃悃一念足以對越無懼以適時亢旱迎神入鄂
瓣香未灰兩在戶外桴鼓之應不若是之敏也霖霖
既憂送神歸止是日也晴雲結空朝采陸離一雲獨
晉隨繞車蓋迨夫奉安于廟帥屬以旋雨脚四垂如
初中道不濡馳馭及門滂沱至矣禱祈之驗左絕卓
異未有如此者言天徵人固當發元探本歟惟神之
靈與天同運故能為太守致命于天而響答以孚性
太守之賢質神無愧故能為爾民請命于神而雨暘
以時今也隆名異數有加于前則神與民胥興矣中
靖賢太守感神之效一舉而三善備子升適與職事
至與聞熙事邦之士人既以其所歷告請識之其敢
不拜手
以書

南雄府

社稷壇在北關外曉真寺故址

山川壇在州案山麓

郡厲壇在小北門外

城隍廟在縣西

旗纛廟在千戶所西以上祀典

文獻公祠一在率性社學舊東嶽廟址宋嘉熙己亥

教授翁甫翔于州學講堂之東翁甫記唐丞相始興縣伯贈司徒張文獻

公有祠在南雄州學甫謹按圖志公生始興清化鄉

縣有丞相戶公子孫在焉十世孫唐輔元祐間嘗貴

矣唐無雄州始興隸曲江故天下謂曲江公云祠在

講堂之東福且狹有像古甚殆散甫至拜祠瞻像退

而嘆曰非所以嚴公也與學子謀闢宮稍廣之命工

更摹公像而擯其故既奉乃奠諭于衆曰公忠于君

孝于親其教化在人心功烈在史冊無以記為也然

人可學而能也其不可學而能者識安祿山必反請

誅之以絕後患此公之天資有過人者唐有國三百

年開元天寶之際其盛極矣漁陽發難海內糜起惻

塘沸羨迄于唐亡明皇不以一胡人首易天下豈弗

腥德彰聞之驗天欲豢祿山以啄唐社乎雖公其若

之何自古儒人之衛世其揆機也微而契效也遠知

者畏愚者忽不幸如公言而不用天下受其明患極

善然後拊膺頓足悔恨而追思之幸而用人不過曰

勸唐室誅一胡雛耳何足載哉亦孰知治亂得失所

終歸重若彼哉因是知儒者以一言福生民利後世

者固有矣世猶以儒言為狂為僨為不悉事情此甫

之所為重嘆也甫來典教是邦獲奉公祀寶祐丙辰

而親其遺風故樂為此邦之人道公故云

教授趙若鈺遷學西 本朝命有司歲仲春擇日致

祭宣德甲寅正統丁卯重修成化丙申知府江璞遷

大中書院西弘治戊申知府林符又遷祠于七松堂

嘉靖癸未知府黃備遷于關王廟丙戌知府伍箕始

定今祠一在梅嶺雲封寺後元至正丁酉達魯花赤

密里沙建 本朝成化癸卯知府江璞遷建于寺後

正德壬申知府張嶺重修 張以寧詩兒時曾誦八哀詩遺誥相傳自昔時空料

白頭祠下拜曲江煙雨讀唐碑 吳廷舉詩庾關紅翠聞鮮新采采海花迎送神八百年來祠下過愛公

誰是繼公人 湛若水詩文獻嚴更嶺功與九河同河穀免魚驚嶺散免兵鋒無險不負固割據無奸雄

廣民永安堵要領保善終 豈惟保善終風氣亦漸通文運日以昌中土爭汚隆有功弘王化無田俎豆空

家徒千頃者過此無赦容 黃佐詩蹇蹇宗臣起海涯荊州南去為誰家鼓聲塵裏青螺遠鷹隼風前紫

霞斜揭日聲華垂宇宙格天英采在雲 霞十年舊路生秋草長憶寒梅遠樹花

四先生祠在府學東 真德秀記賓慶三年五月南

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為之 記德秀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顧德秀之愚未能

窺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 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專在聖賢此子思之中

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 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以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世則非聖賢莫能

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推明之 百有餘歲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

之問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

天之生聖賢者夫豈苟然哉 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行澳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

唐而于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 故僅能著衛道之功于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

天啓聖朝文治休治于是天禧明道以來迄與中興 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已任蓋孔孟之道至

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子之 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

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 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邪凡亦因乎

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善惡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 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

以刻滅彞倫為教而不知天教之不可易 周子主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

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俱備自是人之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善惡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廷祛世人之矇瞶亦至矣南雄為郡魏不在茲乎天下之幸斯文也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悅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也果焉屬邪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稟稟焉淵冰沒世弗懈者足以金吳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禮義之習目為濶迂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夙性命以求之弗舍也于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于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蘊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以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决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鑾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堤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儻于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

因無少間斷則天理全而大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與疎君果以為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于南邦之士者哉○久廢

蕭史君祠在斗城北隅宋皇祐間荆祀知州蕭渤

潘太守祠在儒學宋紹聖間荆祀知州潘邁保昌令

夏能重修

凌陂廟在陂村祀宋保昌令凌皓

梁侯祠在城東一百二十里大黃團宋嘉定間荆祀

戍將梁滿司法參軍黃樞記嘉定二年冬提點刑獄

趙善煥曰梁將死于賊忠壯可尚蓋築屋祠之三年春落成先是峒賊出沒江湖聲搖東廣州抵南安近

南安抵峒亦近州以固吾圉請調度方嚴梁奉提刑
徽提軍先來柵大黃時未有警也賊驟犯境梁與賊
遇賊幾千人而梁軍五十人衆寡變絕梁以孤身居
死報國顧軍未之應則又曰見賊不殺何爲又曰當共以
從之凶暴無賴竟逆我師救援者後一日梁遂沒軍
之氣事者十九人方戰時旌幟奔飛鍾鼓叫譟憤心
怒賊雖饒倖而震怖警懼數日間遁去州以無事厥
後祗園珠周田之捷其機皆自梁發之賊戒語曰南
雄死關不可當也人人從史賊勢自衰覽遺跡以慨
然惜九原之不作且有人從下沾襟者天下事固有迹
似不快人意而其實乃大疆人意嗟何如耳賊寧獨
或不死邪臭穢腥臊枯終賦刑死生堪羞者也昔韓文
公書張巡許遠事而曰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
滋之師蔽遮江淮沮撓其勢天下之幸誰之力與乃
庸人爾死而其名彌彰其所催敗亦足以暴耀一時
矣提刑公以儒宗總制戎旅知人明任使當能得士

之死力此其一也褒勞軫惻形之酌辭保任激勸具
之奏牘上棟下宇百世蒸嘗之世受其靈死事者環
列左右賞功旌善真有古風梁名滿進義副尉韶州
人樞參軍是州日擊之承通判公命既紀其實又爲
梁作悲歌相祠者焉提刑公之酌辭且刻于柱歌曰
突兀孤忠兮凌霜日芬芳兮新祠奕奕春秋匪懈兮
兮所施岡極山川有相兮糞穢掃跡皇皇神師兮下擊賊
祀不忒馨香在德兮糞穢掃跡皇皇神師兮下擊賊
有命曰天兮先廟食

忠孝祠在德政社學祀宋知州趙善僕及其子監廟
汝振司法黃樞初善僕與汝振黃樞禦寇死戰有功
歿于陣郡建祠祀之以忠孝名而黃樞猶附祀于聖
妃廟之廡下嘉定間始即報本寺後地建祠合祀之
本朝正德乙亥知府李吉遷府學右梵雲寺嘉靖癸

已知府丘道隆始遷今所定已巳庚午問江西峒寇
 倡獮數來犯境郡守宗簿趙侯善僕銳以却賊自任
 親提兵督戰沙水其子監廟汝振與司法叅軍黃公
 樞實從兵敗二人皆死賊手一時諸將奮不顧身先
 後力戰歿于陣者亦衆其特顯者如催鋒梁淮備滿
 之于柯木坳催鋒彭准備添之于火逕催鋒蕭統領
 輝摧鋒副將陳丞信澄之于沙水左翼統領楊武翼
 世雄摧右翼蕭副將進之于白雲是皆身不幸以歿其
 所摧破不翼僅足相當賊因是大懲創率搖手相戒
 勿易此南雄人人誰不死而死而益于世凜凜有生氣
 矣廟以忠孝名實創趙侯時其地則報本寺之後距
 今二十餘年竟以頽毀莽為瓦礫之場乃不知自何
 時遷塑像于寺左廡下一室福甚無以壯觀瞻然古
 制差可托以久者惟諸將名氏漸不可考無以傳遠
 又司法黃公像獨附在聖妃廟之無下理亦未順志
 底歲月逝遷風聲湮沒旌忠表孝寢無其人誰能興
 念已死者琳間嘗道其事于今郡侯黃公惻然憫傷
 之謂琳記其事俾死者姓名不遂泯沒祠則因舊祠
 遷而右移司法黃公像于此若忠若孝以類相從林

初謂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世有言忠臣孝子殉義忘
 軀奇偉個儻之節則人人為之感激流涕無間平生
 識也此邦之士有為琳言方摧鋒梁惟備以戰歿畏
 刑廖公德明亟自韶馳南雄親撫其棺而哭之且謂
 君嘗以死許我而今真死矣至今聞此語者猶為之
 酸楚淚落是知忠義激烈之事夫人所同喜惟事久
 歲遷無人表挈而發揮之則聲光幽黯忠魂義魄鬱
 鬱抱恨于九原者多矣黃公以事關激勸故汲汲乎
 勇為是舉非侈事力有餘而
 為其興以文飾太平者之比

景德祠在大中書院側嘉靖壬寅知府胡永成改建
 祀郡守劉實江守璞天順初劉實知府事以剛直忤
 中貴被逮卒于京師後人思其惠建祠于學宮名曰
 忠義歲久傾圮乃建今祠以江璞有興學功併祀之
 譚大初記雄為江廣要路番舶使輅絡繹不絕正德
 以前商稅鉅萬公無所藉官於是者鮮不盈屢推其

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望天順初安成劉侯實由京兆治中擢知府事既至裁省冗弗剛正不阿思以保息之政孔煦一方悅惟存十之一繕廟學補路松而道見自奉甚約人所不堪未數月中貴使嶺外侯以直苛辱之雄民自驛門馳入擁蔽以出既而詔逮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餘年不以妻子隨食糲衣敝欲為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不意觸忤天使無所逃罪零皇審威釋之尋以病卒于京雄民哀之祠于學宮曰忠義屢修屢廢蓋有年矣嘉靖辛丑冬嶺泉胡侯至廟謁環觀惕然曰非所以嚴公崇化也即大中書院隙地因舊材撤而新之門阿堂宇一改故觀前守江侯璞興學有功因得附焉額曰景德寓志也既落成以記見屬大初不敏粵稽古名臣雖其功存社稷澤被生民名載旂常光流史冊要皆廉以律已仁以宅心效勞宣力盡其在我也敗利鉅付之於天譬諸御者範我馳驅獲不獲何心哉劉侯廉介絕俗仁厚得民利誘之而不回勢林之而不阻推是心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皆侯之能事也始註誤終得托鑑 聖明存也民德之沒也祠之世

久論定至今稱鐵板劉若尤嘖嘖不已於戲此豈智巧勢力之所能為哉抑聞侯之後代不乏賢顯融相望大司空南峯先生清介舉廢墮先其大者蓋廉頑道之福善云胡侯下車興舉廢墮先其大者蓋廉頑立儒樹之表儀非曰棄梓之故也大初追惟侯之其崇遺愛恬曷助士茲得托名祠下有餘榮焉是以忘其固陋以紀歲月而詞之工拙所不計云侯字嘉秀號堅白者景泰庚戌進士詳見名臣錄記可畧也忠節祠在東關門外祀宋韶州僉判立必明必明邑人也登咸淳進士為韶州僉判與東莞熊飛領兵拒元師歿于王事韶人哀其忠節立祠焉歲久廢為社學嘉靖癸巳南贛提督錢宏唐冒先後檄本府知府何巖重建仍免其家差徭二丁以供祀事云始興縣社稷壇在二里山門山川壇在東門邑厲壇在

爲子與臣之節異時彈冠王朝直節凜凜開元遺範
軌迹可遵乃趙侯立祠之本意併書以勉後人云
本朝正統丁卯訓導黃綬修自後類廢嘉靖甲申知
縣高輔即文獻書堂遺址構祠八楹置祭田十畝以
供祀○御史廬陵黃國用記曰江高侯世助莖仕始
興逾二年政成民裕可議制乃按圖志慨然懷古曰
維占在昔惟茲邑僻維山川明麗用篤生聞人勝茲
邑張文獻公其人少謂生有榮號沒見奉祀而鄉
先生沒可祭於社公不當祭法歟今累閱世紀實乏
專祠實爲邑缺典實遺小子責遂詢諸老長得公書
堂遺址沒爲寺者闕地去穢撤故宇而新之構堂八
楹設主其中以歲春秋仲月祀侯慮曰祠須需世
祀也弗需今可祀也乃節縮輿隸金二十兩賀民田
八畝割廢寺田一十畝歲賦之以供祠費白于邦君
伍公翼之弗尼提學歐陽公實尸之謂侯曰茲舉宜
命檄爲識之嘗讀唐史有感於君臣遭際之艱矣公
自左拾遺以至爲中書令中間若奏記姚元之之疏
十秋金鑑之獻與夫奏開梅嶺路議復河南水屯其
學政有如此者沮守珪僊客之拜相知林甫南水屯其

日必爲仕稷憂其明哲有如此者而取其大焉者如
不奉廢三子之詔叱官奴牛貴兒之請其言曰太子
天下本不可輕搖凜然萬世之防也論者謂其識
高而見明慮遠而憂大爲唐家一代大臣豈欵詞哉
奈何明皇信任未久而橫斥之旋繼茲非大有所陷
弱其心者不爾焉矣及其綦也間關蜀道追思公之
先見遺使吊祭立祠曲江鑄鐵胎以祀之繫亦晚矣
信夫上下之交良維艱哉公去今歷千三百餘年所
而高侯仰止景行之心乃倦倦然茲固崇德象賢焉
我皇風載禮篤遠式甄民俗什于此邑者宦業師焉
士于此邑者德業師焉風俗有厚哉桐鄉之祀矣
邑羅池之祀子厚侯其知是義也夫獨念昔狄梁公
之祠李邕記之馮宿以爲愧顧愚荒落何敢爲公役
哉雖然公當時得貶荆川者以薦御史周子諒故也
愚無以祀命嶺表亦以朋友之誼爾生平大致安敢
稟公後塵而偶爾一節庶幾公之影響茲固不敢
辭高侯名輔世助其字江西廣昌人以年貢起家其
在邑也嘗新文廟表貞媛清冊籍等田賦足以畝士
民之心沛譽于當道他日固當附書于碑陰以訓夫來
其祭田坵段佃人姓名俱當附書于碑陰以訓夫來

者

惠州府歸善縣

社稷壇在府北關三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府南關二里

厲壇在府北關二里

城隍廟在府署西祀典

崇道祠在府城西豐湖上祀周濂溪嘉靖乙未知府

孤忠祠在後○何元述記畧異哉大夫名祠意也夫道也者世之經也忠也者國之禎也非道不可以善世無忠其何以能國故聖賢之統責傳臣人之節當礪也自世衰學無氣分節喪知道者鮮死忠者希司牧者憂之是故崇道以經世表忠以禎國不可以道崇則標樹忠表則的懸標樹則方識明而趨不

或的懸則射準立而志不眩警覺誘進是誠不可以已也或曰道包乎忠忠亦道耳岐而祠之蒙有惑焉元述曰忠一節也蹈白刃者可能道其全也非聖人其孰能之是故進兼材于大成崇道固所當急激偏材于中行表忠詎容緩乎哉君子曰倡祠善謀始正祀善圖終因書以記大夫名立模字季弘浙江餘姚人正德辛巳進士由行人擢兵科給事中言謫判通州歷陞今秩所在政先大體云

野吏祠在府治東北隅城上即野吏亭也祀宋陳文

東坡祠即白鶴峰故居揚載鳴記惠州故有東坡先

紹聖初謫惠又二年而卜築于茲以居君無何再徙昌化留其家以行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也即其吾建祠祀焉峯北臨長江群山在暇曠林平野透靡映帶烟濤雲日光影變化故惠之暇曠林平野透靡歌於此其守吏與其學士大夫之宴息必之乎此而行部之使四方之賓客過而謁者未常不極日興懷

於此也蓋惠之為郡以先生重而環城之境茲峰寔
 當其最勝宜與先生之風相為無窮也嘉靖乙卯冬
 載鳴移官來惠拜瞻于祠祠屋義且敞時判郡豐城
 吳君晉方有意新之于其西偏為東坡書院而堂之前
 昔為有鄰堂者因之其更曰思無邪齋來問所視存舊
 憑虛閣娛江亭者則於榛莽中越明年夏六月而遂
 也又濬殊池墨沼於榛莽中越明年夏六月而遂
 君謂載鳴宜有記或曰先生始以能文章起西蜀遂
 檀名天載鳴宜有記或曰先生始以能文章起西蜀遂
 其下于理文既而以正言受主知忤人意乞外去方
 身頓摧細翔中蓋外止之矣賴天子憐人察薄竄齊安
 豈所以有為將所哉夫順而止之趨時義者非耶嗟乎此
 君亦以此論終其生哉夫順而止之趨時義者非耶嗟乎此
 公而慕范孟博之慷慨自董孺時已然其言不潔
 蓋天性也故苟利於國不恤其身苟可行其言不潔
 其名夫身與名之隙抵蟻者凡幾變矣而先生以故所
 夫固面改步鑽隙抵蟻者凡幾變矣而先生以故所
 挾持者立其問是故一斥于黃再斥于杭已而于願
 于英于惠連輒斥至海外其甚矣瀕屢死而不悔竟

軻以終其身語曰衆人之容易志士之所難先生固
 有所不能與紹聖無論荆公之初則忤溫公則又忤
 其所如不合亦非苟然而已也先生之惠羹藜含糗
 日與田夫野老相親狎夷愉恬默世莫得而測之其
 學不純師而一險夷同死生超然遊其始於寓之外
 要其有自得者可謂偉烈大矣夫矣先生始於寓之外
 繼嘉祐凡四遷而得居此蓋容矣而其力足以及
 惠人後數百歲而流澤往往而在此蓋容矣而其力足以及
 上仁聖安居而食不飽一有為自塞蓋嘗名其署
 之堂曰仰蘇以志其媿每過白鶴輒低回慨慕不能
 去迺今敢附名斯文哉惟後之人尚友先生而思其
 放流名迹能使人稱嗟矣一時榮寵智為寄遺而登
 而無媿者何如幾知矣吳君為郡勤勤於治行其
 茲峯也祠可以曠然視焉○前君為郡勤勤於治行其
 首飭是祠亦可見其志焉○前君為郡勤勤於治行其
 章百代雄惠陽人志仰文忠金蓮魯撤宮中燭白鶴
 長浮水上峯池飄零落賦招竟媿未工
 垂虹憐予同是飄零落賦招竟媿未工
 會英祠在豐湖東北丞舊名十賢正德初改今名祀唐

飛御史陳確諫議大夫陳次升丞相吳潛

本朝新建伯王守仁歲以春秋二仲望日祭焉

表忠祠在崇道祠後度嘉靖丙申孤忠祠祀御史

江州判官劉簡合祀遂改今名祭以春秋二仲望日

黃佐記明興將二百年人文蔚然盛矣獨金匱石

室之藏雖博治者罕知之則亦終無所於聞佐或幽

焉弗聞或聞矣弔遇其人則亦終無所於聞佐或幽

先君聞洪武沒年事縷縷且曰吾廣惠州有一人焉

官為御史其姓名則遺之矣因潛然出涕曰嗚呼忠

義人倫之正也秉彛好德秉之公也顧泯沒若此為

善者懼矣小子識之他日漸有徵焉佐謹寘于懷弗

敢忘焉詢諸惠人莫能道也及待罪史館得中秘書

參互考之始聞其槩云按御史王公諱度字子中歸

善縣人嘗肆力經書稽理脩辭為人所師部使者以

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

十餘上多見用會高皇帝棄群臣諸藩不靖集

臣議兵事公豫僉謀歲庚辰會試天下上御公監

肅憲度恪位著翕然譚得人馬時大將軍曹國公李

景隆比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公

侯盛庸代之公

侯盛庸代之公

侯盛庸代之公

侯盛庸代之公

侯盛庸代之公

